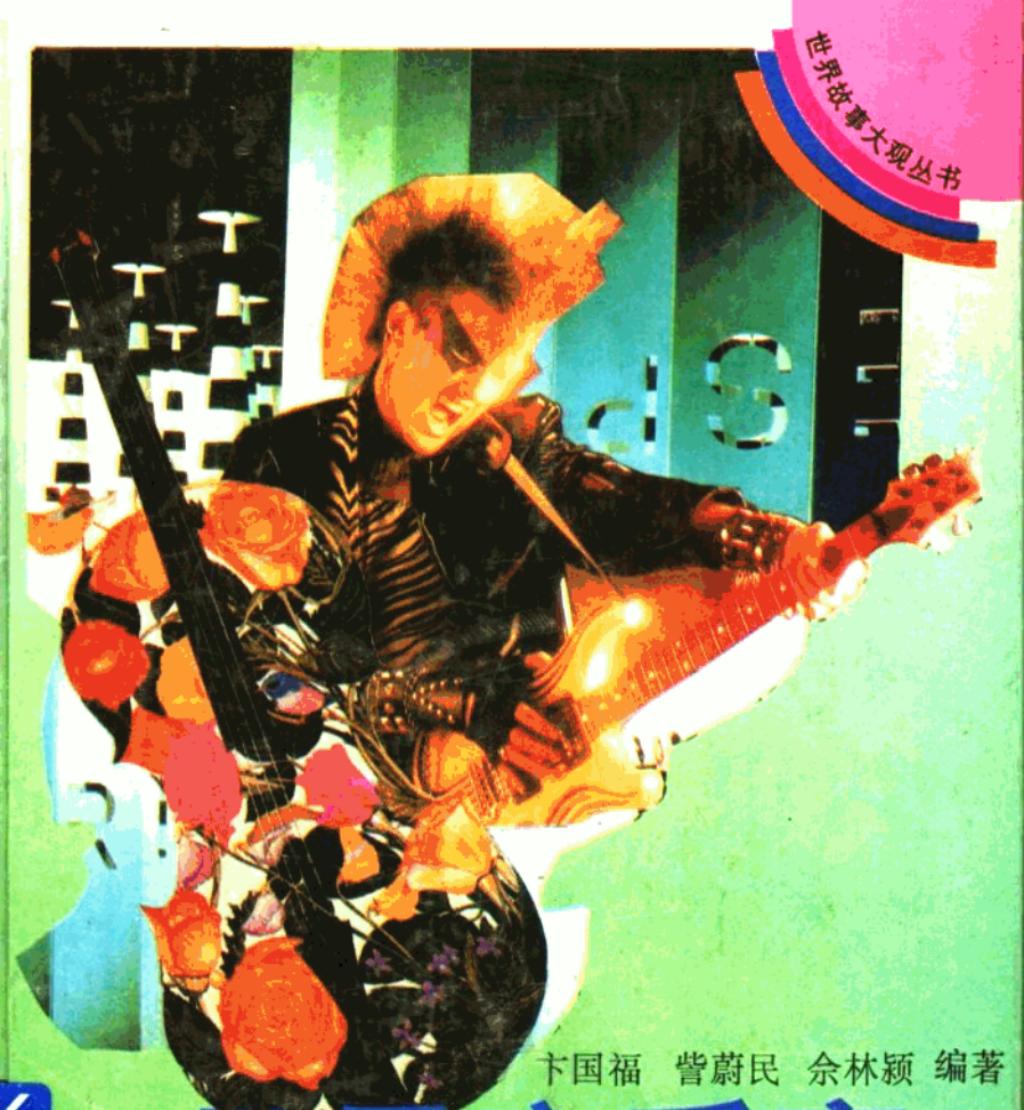


世界故事大观丛书



世界音乐家 故事大观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卞国福 訾蔚民 余林颖 编著

目 录

| | |
|--------|-----|
| 亨利·珀塞尔 | 1 |
| 巴 赫 | 6 |
| 亨德尔 | 18 |
| 海 顿 | 32 |
| 莫扎特 | 49 |
| 贝多芬 | 60 |
| 帕格尼尼 | 70 |
| 斯波尔 | 77 |
| 车尔尼 | 84 |
| 罗西尼 | 88 |
| 舒伯特 | 91 |
| 柏辽兹 | 102 |
| 格林卡 | 107 |
| 韦 伯 | 111 |
| 门德尔松 | 114 |
| 肖 邦 | 124 |
| 舒 曼 | 133 |
| 李斯特 | 144 |
| 威尔第 | 154 |
| 瓦格纳 | 166 |
| 古 诺 | 174 |

| | |
|-----------|-----|
| 塞扎·弗兰克 | 185 |
| 斯美塔那 | 192 |
| 约翰·施特劳斯 | 197 |
| 福斯特 | 202 |
| 勃拉姆斯 | 207 |
| 鲍罗丁 | 216 |
| 圣·桑 | 218 |
| 比才 | 220 |
| 穆索尔斯基 | 223 |
| 德沃夏克 | 227 |
| 格里格 | 230 |
| 里姆斯基—柯萨科夫 | 233 |
| 柴可夫斯基 | 237 |
| 埃尔加 | 252 |
| 普契尼 | 255 |
| 雨果·沃尔夫 | 262 |
| 麦克道尔 | 268 |
| 德彪西 | 272 |
| 理查·施特劳斯 | 281 |
| 西贝柳斯 | 287 |
| 托斯卡尼尼 | 294 |
| 勋伯格 | 296 |
| 拉威尔 | 303 |
| 卡萨尔斯 | 309 |
| 柯托 | 311 |
| 巴尔托克 | 313 |
| 艾涅斯库 | 318 |
| 许那贝尔 | 320 |
| 柯达伊 | 322 |

| | |
|----------------|-----|
| 斯托科夫斯基..... | 325 |
| 斯特拉文斯基..... | 327 |
| 普罗柯菲耶夫..... | 332 |
| 米 约..... | 336 |
| 兴德米特..... | 341 |
| 格什温..... | 347 |
| 肖斯塔科维奇..... | 351 |
| 大卫·奥依斯特拉赫..... | 357 |
| 布里顿..... | 360 |
| 施托克豪森..... | 365 |
| 后记..... | 369 |

亨利·珀塞尔

又是一个星期天的清晨，皇家教堂唱诗班的男童们早早就起床了，他们穿戴整齐，一个个天真活泼，在唱诗班主持人的招呼下，列队站好，主持人细致地将队列检查一番，没有发现什么疏忽，于是便命令孩子们“齐步走！”干吗？去为国王唱歌。

唱诗班的男童后面，跟着一支英国皇家乐队，那是颇具绅士风度和贵族气派的英国音乐界的精英；每逢星期天，这班人马都要按例去为国王唱歌。这是皇家生活仪式的一种装点，也是英国伦敦市民们引以为自豪的一种节日庆典。当这支穿着考究的乐队浩浩荡荡地穿街而行时，市民们都要立足观望。

在给国王唱歌的男童中，有个被称为“神童”的孩子，每次唱歌，国王都要朝他多瞅几眼。那个孩子叫亨利·珀塞尔。国王记得，他是老珀塞尔的掌上明珠。1670年，国王做寿的时候，小家伙被公推为代表，还为国王演奏了一支他自己作的乐曲——《歌童恭祝国王寿辰》，歌曲真挚感人，委婉动听。国王听了很高兴，便将小家伙搂在怀里，问他多大了，他说：“12岁。”那可爱的童声，带着羞怯，也带着自豪。

这个亨利·珀塞尔，后来成了英国最著名的作曲家；英国人在追溯自己的音乐源头时，总是忘不了把珀塞尔列为本国音乐首创时期、开民族音乐先河的先驱。可是，在近代、现代音乐史册上，很长一段时间，珀塞尔却名不见经传。因为他的许多优美的圣乐、奏

唱曲、重奏曲，虽然堪称举世佳作，只可惜被人们发现得太迟，以至人们对他的生平了解很少。另一方面，珀塞尔是属于早夭型的天才，而且在他有生之年，他的绝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服务于教堂和英国皇室，他的活动范围很小，他的工作和兴趣都用来从事歌唱、演奏或创作。对于社会及民众乐坛，珀塞尔几乎没有涉足，所以，就是在英国本土，就是在珀塞尔的同时代，了解他的人也为数甚少。但是，他所作的贡献，终将为历史所承认。当人们追寻先驱者的踪迹时，珀塞尔的作品就像掩埋于地底的宝石，被当之无愧地发掘出来。人们承认，珀塞尔不愧为英国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

亨利·珀塞尔，1659年出生于英国伦敦威斯敏斯特的一个音乐之家。父亲老珀塞尔，终生酷爱音乐，是当时伦敦的一流音乐家。亨利·珀塞尔年幼的时候，即被送入英国皇家教堂唱诗班做男童，可以说，小家伙是在歌声中长大的；特别是教堂音乐，对珀塞尔的成长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当时的皇家教堂，除了唱赞美诗之外，还喜欢搞声势浩大排场气派的合唱，并需要音乐家作曲与演奏。老珀塞尔为了儿子的前途，就亲自教他拨弦古钢琴、风琴和小提琴。小家伙果然不负所望，不到10岁即能作曲，并被唱诗班誉为神童。很快，小珀塞尔的聪明才智，就被王室认可，国王也对他青睐有加。就这样，珀塞尔在天才的光圈与王室的荣宠笼罩下，无忧无虑地度过了年少时光。

但是，人生总会有些始料不及的事情发生，弄得人既无奈又痛苦。15岁那年，珀塞尔开始变声，这意味着他不能再穿着特制的神气的童装，继续呆在男童唱诗班里了。这是人生的一大转折点，开始时珀塞尔很不适应，他第一次体验到人生的失落感。确实，不能再排着队，每星期天都去给国王唱歌，生活中好像少了点什么。但是，教堂一时还舍不得让珀塞尔离去，因为他会作曲，还会弹琴，调教那些更小的孩子们。珀塞尔确是个能手。但珀塞尔还是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唱诗班。然而，珀塞尔又不甘心赋闲在家，他常想，难道这就是自己的青春？时光迟缓地搬运着苦涩的思绪，现实的生活又

给他出了一道难题，衣食住行都逼着他不得不思考，到哪里弄点英镑来打发日子。

这时期，他作了一些抒发青春与梦幻的乐曲，那清新优美的旋律，那呼唤中又带着哀怨的乐曲，充分体现了他内心世界的理想与矛盾。由于这些乐曲在朋友圈里流传开来，一些剧院经理也因此知道珀塞尔的大名，于是他们登门造访，请珀塞尔为剧本作曲。为了谋生，珀塞尔终日忙碌不停。他说：“总得要弄碗饭吃吧。给剧本写点配乐，通宵达旦地赶稿子，时间就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

春夏秋冬，周而复始，生活的磨砺不仅交给了他生存的本领，也让他在音乐圈子里脱颖而出。20岁，在人生的黄金时代，时来运转的珀塞尔，命运女神再一次向他灿烂微笑。珀塞尔的才华得到深孚众望的威斯敏斯特教堂风琴师布洛的赏识与器重，突然宣布，将他自己所担任的风琴师一职让给更有前途和希望的珀塞尔。直到珀塞尔英年早逝，布洛才感慨万千地恢复了原职。

好运气来了连山也挡不住！珀塞尔有了固定的职业，可观的收入，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这也是可喜可贺的了。珀塞尔又有机会在国王面前演奏风琴了，国王也被告知，这就是从前的那个神童。瞧着这个英俊而又清秀的青年，国王说：“干嘛不让他当一名皇家教堂的风琴师呢！”就这样，珀塞尔身兼双职，摇身成了效劳皇室的音乐家。此种荣誉，就像我们国家古代中状元一样，头角峥嵘的珀塞尔和那些高吟“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的状元们一样，感觉良好。现在，伦敦的新闻人物和最优秀的青年，当然要数珀塞尔了。乘着这股快意劲儿，珀塞尔和自己相亲相爱的姑娘，携手进入教堂，在神父的公证下，在主的面前，双方交换了结婚戒指，并向主发誓，互敬互爱，白头偕老。

从此以后，珀塞尔踏入人生的坦途，他在皇家教堂任风琴师之职，直到逝世。优厚的薪俸，使珀塞尔能够将全部精力和时间，用于音乐创作。他先是为查理二世弹奏风琴，查理死后，他又接着效忠于詹姆斯二世；后来，詹姆斯出逃，他又当了国王威廉和女王玛丽娅

的风琴师,想来有点滑稽可笑,每次王权更迭,或是国王的欢迎仪式,或是国王的加冕庆典,或是玛丽娅女王的丧礼,珀塞尔都严肃认真、热情洋溢且又恪守职责地写颂歌和弥撒曲,皇家热闹气派或严肃悲哀的礼仪,每次都少不了珀塞尔的演奏和指挥。但珀塞尔一点也不尴尬,他认为这是他的工作,他满腔热情—倾衷曲的只是面对他的乐谱而已。有“三朝元老”的敬称。

大约有 10 多年时间,珀塞尔除了为皇室教堂演奏以外,就一直忙于作曲,他写下了大量教堂音乐,即教堂的圣歌和礼拜乐。他为皇家教堂写的圣歌十分快乐,而为威斯敏斯特教堂写的曲子都特别庄严,因为查理二世只喜欢快乐奉承的乐曲,即使是宗教音乐也不例外,所以,珀塞尔幽默地说:“快乐是不可多得的,国王应该从我这里享受到快乐;当然,面对我主基督所作的宗教音乐,我的心灵更倾向于严肃和悲悯。”

珀塞尔当时肯定作了大量的作品,但是,我们今天只能见到此中的一小部分了。他作过一首小提琴曲,这是他留下的绝妙的奏鸣曲,此一珍品,直到 20 世纪才被世人发现。此外,他还写了许多优美的重奏曲,用两把小提琴、一把大提琴和一架拨弦古钢琴演奏。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曲子一直是明珠投暗,直到今天都没有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当今的西方音乐界权威撰文评述:“作曲家最伟大的成绩还是在声乐方面,几乎每一个开始歌唱家生涯的人都期望演唱他的作品。演唱他的作品的演唱者必须具有一副非常柔和的男高音歌喉”。珀塞尔对于民间的影响在当时并不明显,但是,作为第二职业,当歌剧院的经理们找上门来,请他为歌剧配点乐曲时,他还是欣然应允的。因此,他身后也留下一些优美的配乐,如《王英叫下的深渊》、《如果你敢,就来吧!》、《仙女和牧人》、《来到金色的沙滩上》等,这部分作品,至今还在戏剧舞台上独标一格。

1696 年,亨利·珀塞尔不幸夭折,年仅 37 岁,这个被时人称为“三朝元老”的人,很快就被王室忘记了。新的风琴师又带来新的时尚,国王们要获得自己的快乐和装饰性的点缀就行了。珀塞尔湮

没无闻，英国的音乐也随之衰落了。时间在无情地流逝着，珀塞尔终又被人们从故纸堆里翻出来，英国人大叫这是他们最伟大的作曲家，这一惊人的“发现”，也不过是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新闻”事实。

巴 赫

优美柔和的月光，带着淡淡的柠檬的颜色，涓涓地流泻下来，莹澈如水的月光，静静地落在五线谱上，五线谱上的音符像一个个小蝌蚪，在这月光的流淌中欢快地歌唱着，那小巧玲珑的尾巴摇摆摆，好像在跳舞呢！

一个瘦弱的孩子伏在地板上，嘴里哼哼唧唧地咕哝着，握着鹅毛笔的手时起时落地比划着，原来他是在借助月光抄写乐谱；那些有唱有跳的墨黑的蝌蚪，都是因为他沉浸在音乐之中，情不自禁的幻觉。整整6个月，为了这份难得的乐谱，小家伙抄啊抄啊，而且还得悄悄地干；要知道，这卷厚厚的乐谱，可是哥哥心爱的宝贝，每次哥哥都极为得意地向人炫耀：“这可是音乐家卜斯胡德·法罗北格尔的手稿！”然后就慎重地把它锁到书橱里。无论小弟弟怎么恳求，哥哥也不许他碰一下这卷乐谱。是怕我的手指把它弄脏呢？还是怕我不小心把它翻破了呢？小弟弟咬着手指头想呀想呀，就是想不出个道理。怎么办？他决心要瞧一瞧那卷手稿里的乐曲，并且把它们学会。于是，他用薄薄的钢尺，伸进书橱的格子里，先撬出乐谱的边角，尔后小心翼翼地将它拽出来……

小家伙心里乐滋滋的。月光多么美妙！通过紧张的努力得来的乐曲，就像甜甜的柠檬，吮一吮，还有股酸甜生津的回味，那不正是乐曲中艰深难懂的地方吗？不懂，没关系，先把它抄下来再说。抄完了还得完好地放回原地，可别让哥哥发现了。现在好了，大功即

将告成，小家伙怎不乐得手舞足蹈呢！

是得意忘形的小家伙弄出了响声，还是事情不凑巧，这月光下的秘密终于被哥哥发现了。哥哥气极败坏地怒吼一声，冲过来便一把从小家伙手中夺走抄好的乐谱，并毫不留情地将它撕毁。

明亮的月光陡地暗淡下来，小家伙被哥哥的愤怒惊呆了，面孔吓得发白，在那幼稚天真的目光里，深深地流露出无限地委屈和哀怨，两串大滴的泪珠，在修长的睫毛下滚动……是的，就连自己的同胞兄弟，也不能完全理解自己啊！

这个月光下抄写乐谱的孩子，就是巴赫，全名是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他于 1685 年 3 月 21 日生于德国爱森那赫城的一个音乐世家。还在年幼的时候，父母便相继去世，从 10 岁起，小巴赫就不得不依靠他的哥哥生活。父亲在世的时候，常常手把手教他拉小提琴；如今学习拨弦古钢琴和击弦古钢琴，都由哥哥亲自教他。

巴赫的祖先是个快活的磨坊主，也是个极有音乐才能的音乐爱好者。每当他劳动的时候，他总是一边碾面粉，一边弹拨齐特拉琴；兴致高昂的时候，还要放下手中的活计，尽情地唱一支欢快的歌曲。事实上，在巴赫这个音乐世家中，可以说人才辈出，一连几代，在德国某些地区，每一个职业音乐家都是巴赫家的一个成员，而这个年仅 10 岁的正在成长中的孩子，后来却是巴赫家族中最为出色的古典音乐大师，被后人尊为欧洲“音乐之父”。

可这些荣誉和成就都是后来的事。让我们回到那个月光暗淡的夜晚吧。那明洁得如玉壶、银盘似的月亮，那照亮过或即将照耀着大诗人歌德的月亮，那和散步中的康德一同探讨过哲学的月亮，此时却不得不为巴赫分担他内心的沉痛和忧郁。或许，只有月亮能理解巴赫的心事。巴赫喃喃地说：“我是一个孤儿。”一团浓黑的乌云滚过来，于是，属于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的巴赫的月亮，一下子变得暗淡了。现在，在漆黑的房间里，只有巴赫一双坚毅倔强的双目，闪烁着幽蓝的光芒。小巴赫暗暗发誓，一定要学好音乐，拿出实际成绩给哥哥看。

第二天，巴赫郑重地告诉大哥，他要外出学习，过自食其力的生活。巴赫不顾哥哥的阻拦，来到一个叫吕内堡的城市，考入那里的教堂歌童合唱队，成为一名正式歌手。教堂对招收来的歌童非常苛刻，每天让这些孩子连续几个小时地唱歌，可是付给他们的报酬却少得可怜。年幼的巴赫就这样闯进了艰难的人世，走上了坎坷的人生道路。为了填饱肚子，为了能够活下去，巴赫不得不参加乞丐歌童队，利用休息时间，和小乞丐们一道，顶风冒雨，走街串巷，靠卖唱乞讨度日。

漫长的5年时光过去了。巴赫长成一个身材颀长眉目清秀的英俊少年。他生就一副甜美的嗓子，15岁时就成了圣·密雪尔教堂的男高音领唱，有时还可以充当“女高音”，只要教堂需要，他就卖力地唱啊唱啊。教堂的会众都非常喜欢他那清脆洪亮的歌声，巴赫也很满意自己的歌喉。他和所有的少年一样，有着许多浪漫热情的幻想，一想到自己将成为一个著名的歌唱家，巴赫就唱得更起劲了。可堤，再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事情了，由于他每天唱得太多，加上他正进入变声期，这可是每个歌唱家都得小心翼翼地渡过的一关，多少嗓音优美的少年，过了变声期就不得不和自己从前金子般美妙的歌喉告别，可巴赫怎么知道天底下还有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没有人关心他如何爱护自己的嗓子，而教堂除了叫他唱歌之外，并不珍惜他天赋的歌喉。当巴赫听到自己发出沙哑尖锐的怪声调时，他痛苦地明白自己再也不能唱下去了。再见了，青春年少的美梦！再见了，做一名歌唱家的愿望！一时间，巴赫感到自己像一片被扔到激流中的树叶，茫然无助地在人生的漩涡中随波翻卷沉浮……第一次，巴赫端起高脚酒杯，吞下一大口苦辣辣的烈酒。

严峻的现实摆在面前，是从此消沉下去虚掷光阴呢？还是发奋图强不为冷酷的命运所屈服而去顽强追寻人生的理想与抱负呢？巴赫决定改弦易辙，从此集中精力学习管风琴演奏！在这方面，他本来就有一定的基础，可他并不满足现状，而是迫切希望得到名家

的指点。经过认真考虑，巴赫决定到汉堡去投靠名师学艺。当时，巴赫的住地离汉堡有好几十公里，他身无分文，雇不起马车，到汉堡只有靠自己的一双脚步行。一向在艰苦的逆境中磨练过来的巴赫，绝不轻易为困难所屈服。他甩开双手，大踏步地跨上了通向汉堡的道路。辽阔的原野，奔腾的河流，蜿蜒曲折的林间小路，既开阔了巴赫的视野，同时也砥砺了巴赫的意志。年少的巴赫走在大自然之中，迎着冉冉上升的朝阳，觉得自己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瞧，绿树，鲜花，带露的小草，摇着铃铛的清泉；太阳的力量有多么强大，青春的岁月就有多么蓬勃旺盛！巴赫信心百倍，步伐坚定；饿了，坐下来啃几口黑面包；渴了，停下来喝几捧清凉的泉水……巴赫终于走到汉堡，实现了从名师莱恩肯学习管风琴演奏技巧的愿望。

一天，巴赫在汉堡听完音乐会之后，拖着疲倦而沉重的脚步，缓步踏上归途。这时夕阳西下，天色已晚，巴赫的肚子饿得咕咕响，摸摸口袋，一分钱也没有，更不用说住旅店了。疲惫不堪的巴赫实在走不动了，便蜷缩在旅店屋檐下的草地上露宿。正当他沉沉欲睡时，忽然闻到一股扑鼻的香气，接着，他头上的窗子被轻轻地推开，有人从窗子里投下一包东西，正好落在他的脚边，他急忙捡起来一看，原来是两个鲱鱼头，每个鱼头还装着一枚银币。虔诚的基督教徒巴赫认为这是上帝赐予他的恩惠，激动得连忙向上帝祷告膜拜。巴赫沉浸在狂热的宗教情绪里，睡意全消。此时他不仅饱了肚子，因为有了钱，他还可以说重回汉堡，再次去欣赏那令人陶醉的音乐。是谁在巴赫穷困潦倒之时仗义相助呢？既然人们无从知晓那个好心肠的是谁，那就感谢仁慈的上帝吧！就像我们心怀感激的时候，在口中快活地说一声：“谢天谢地！”如此，我们便坦然地接受了天地赐予的恩惠，愉快无疑地相信自己的确交了好运。

其实，在巴赫成长的道路上，他靠的并不是什么好运气，而是他的谦虚好学，勤奋苦练。年轻的巴赫十分注重研究名家的作品，同时还摸索着动笔作曲，并成为当时初露锋芒的音乐家。1703年4月，18岁的巴赫前往魏玛，加入安斯特公爵私人乐队为提琴师，8

月又去安斯达特担任管风琴师。教堂里有一架很好的管风琴，他的手指一接触它，它就像一架灵敏的机器那样开动起来。可是，教堂的主持人并不喜欢在会众唱赞美诗的时候，巴赫的那种别出心裁的伴奏。本来，合着唱诗的拍子伴奏，每一次都弹着同样的调子，这是件简单透顶的事，可巴赫在礼拜天伴奏合唱的时候，喜欢随着自己的兴致，坚持搞变奏，因此，一向不变的调子，突然夹进许多奇怪的声音，合唱的人唱不下去，他们向巴赫抗议：“这是圣乐，你到底在搞什么名堂？”

多次的争执和冲突，使巴赫认识到，有时候，在一个人前进的道路上，最大的障碍不是自然的势力，而是人为的势力，是人们的愚蠢，是他们用荒唐的规章制度，压得你直不起腰来。上司的指责，会众的挖苦，巴赫所遇到的麻烦和刁难，一桩连着一桩。在这个时期，众所周知的一件事就是巴赫步行 300 多里路，到汉堡附近的吕贝克去听著名的法国管风琴家巴克斯泰乌德的演奏。他请了 4 个星期的假，可是直到 4 个月后他才返回。巴赫觉得巴克斯泰乌德的演奏比传说的还要好。他如痴如醉地沉浸在艺术美的享受中而流连忘返，归期一拖再拖。待他依依不舍地回到安斯达特时，等着他的却是一场暴风骤雨。一时间，在安斯达特，每一个人都在议论巴赫，而多数人都将矛头指向巴赫。舆论就像无情疾雨从一个倾斜的角度，射向这个还没有完全从音乐的陶醉中清醒过来的年轻人。有指责他违反条规的，有指责他“懒惰”的，有指责他不帮助唱诗班排练歌曲的，有的质问他“你领工资的时候不感到脸红吗？”是的，在巴赫艰难的生涯中，为了满足艺术上的最高需要，他要忍受来自各方面的指责。

在巴赫的那个年代，一个音乐家不是到教堂就是到贵族庇护人那里谋求生计。可是巴赫的行为激起了教堂和安斯特公爵的不满。在那封建势力和宗教势力残酷统治的社会，一个出身贫苦的乐师是不会有自由的，粗暴专横的公爵只把我们的音乐家当奴仆看待。巴赫实在忍不下去了，他要求辞职，可是教堂和公爵又不准他

辞职。僵持到最后，公爵利用权势加害巴赫：他一方面批准巴赫辞职，另一方面又下令法院，要法院将巴赫监禁起来，借口是巴赫“倔强地强行辞职”。就这样，巴赫被无辜地投入监狱。阴暗的牢房就像鸟笼，虽然夺去了巴赫的人身自由，却无法剥夺巴赫的创作欲。音乐的灵感依然像小鸟婉转圆润的歌喉，抚慰着他那受伤的心灵，尽管狱中的处境艰难险恶，巴赫却利用充裕的时间作起曲来。没有管风琴试奏，他就在自己脑子里酝酿构思，然后再把它写下来。一个多月的监狱生活，他吃不下睡不好，人明显地瘦了，可他却写下来一本著名的《管风琴小曲集》。这一年是1706年。

1707年，22岁的巴赫前往缪尔豪森，又在另一个教堂有了职务。教堂派了一辆马车专门接他。可是，一看到教堂里的那架管风琴，巴赫就不高兴地嘀咕一声：“琴太小了。”人们悄悄地议论，巴赫是不是放肆了，过去所有的管风琴师都没有说过这架风琴不好啊。可巴赫就是这个态度，他没有注意别人的议论，而是全副心思放在管风琴上。他的手指特别大，可以一面伸开左手跨过12个音符，一面用右手中间的指头飞快地在琴键上弹着。他可以用拇指和食指奏出颤声，同时用无名指和小拇指弹一首曲子。在他离职的时候，教堂的成员们的确觉得松了一口气。可他走了之后，人们又不得不承认，在德国，没有哪一个管风琴师有他长得那么高大壮实！他是个快乐的小伙子，整天兴致勃勃，喜欢和人交游，更愿意在酒吧间里和任何人举杯对饮。年轻的巴赫，风华正茂，精力旺盛。他是人民中的一个——强健、热诚、肌肉发达，像是坐在炼铁炉前的铁匠，动作敏捷有力。对，就像个铁匠，他把腰深深地弯向铁砧——管风琴，双手挥动不停，火网般的音乐四溅，热情的音符交织成彩虹般的火光，洪亮的乐声又好似雄鹰振翼腾起，准备向远方的大海飞翔。这令人振奋的音乐的魅力，就像诗人说的：以新的力量向太阳飞去吧，在它的光芒中把希望之火烧起。让令人厌恶的怯弱滚开，把可耻的慌恐彻底抛弃！

作为管风琴师，巴赫名声显赫。在以后的几年，他几度出任管

风琴师，被公认为当时最好的管风琴演奏家。巴赫的著名管风琴曲，都是在这段时间，乘着乐思泉涌的时刻，挥笔写就的。但是，1717年，巴赫却怀着愤怒的心情，前往德雷斯顿作一次特别的访问演出。巴赫的愤怒，不完全是因为他的名声受到挑战，更主要的是因为王公们的狂妄无知，拍马奉迎之徒的阴险可鄙，实在令巴赫怒不可遏！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有个名叫马香的管风琴师，一个法国人，一个在欧洲乐坛上久负盛名的老将，带着凡尔赛宫廷给他的奖赏，来到德国。马香自以为是世界上第一流演奏家，言谈举止甚是傲慢，而德国的王公们又接二连三给他授予各种勋章。对这种招摇过市的音乐家，巴赫并不将他放在心上。可是，喜欢搬弄是非的人却说，马香的演奏技巧比巴赫高明。不仅如此，王公们及其走狗冷嘲热讽地宣言，和马香相比，巴赫只不过是个磨坊主的后代，去打铁磨面倒比弹管风琴更合适一些。巴赫的朋友们非常气愤，他们不承认这一点，并且代巴赫写信向马香挑战，建议来一次演奏比赛。马香彬彬有礼接受了挑战。正直的音乐家们为了维护德国人的尊严和名誉，自动选出一个阵容强大的裁判团，规定了比赛的时间与地点。比赛来临那一天，德雷斯顿市民人潮如涌，先生们西装革履，小姐夫人们花枝招展，巴赫在朋友们的簇拥下，从容不迫地登场弹奏。他的手指一接触管风琴，就仿佛有了种神奇的力量，喧闹的赛场顿时鸦雀无声；琴键在不停地跳动着，在场的人无不为巴赫娴熟的演奏所折服。悠扬悦耳的音乐时而像白鸽在林中翻飞，时而像海浪轻轻地舔着红色的珊瑚。那种音乐的境界，魅力无穷的音乐语言，令人不知觉中流下了激动的眼泪。突然，像夏日午后的雷鸣电闪，像江河海峡的疾流狂啸，像秋夜奔腾的千军万马，高亢雄健的音调恰如刀枪交鸣。激昂的音乐，令人感动，令人振奋：最后，音乐在急促的高潮中戛然结束！赛场一片沉寂，只有写着巴赫和马香大名的海报在微风的吹拂下，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好一会儿，才有人高喝一声：“太精彩了！”观众们才从梦幻般的陶醉中回到现实的世界，顿时欢呼之声轰然而起，激动的人群将巴赫高高地举上

头顶，大声地呼喊着：“巴赫！巴赫！”马香被这阵势吓懵了，他更为巴赫的演技所折服。看来老音乐家的败局已定，再呆下去就只有丢丑露拙于现场。马香羞愧地拿礼帽遮住自己的面容，躲到马车上，慌慌张张地离开德国，狼狈不堪地逃回他的法兰西祖国。现在，巴赫的声誉是毋庸置疑了！从前那帮信口雌黄的家伙，此时只有紧紧地闭起臭嘴。

这一年巴赫 32 岁，他的盛名引起了雷奥博王子的注意，王子邀请他到寇顿任宫廷乐长。巴赫提妻携子，举家移居寇顿。巴赫的妻子名叫玛丽亚·巴尔巴拉·巴赫，是位贤淑而美貌的夫人，在巴赫的 20 个子女中，头七个孩子就是玛丽亚所生。巴赫非常满意寇顿的工作，他不必每天都去弹管风琴，只须为宫廷音乐会指挥室内乐。因而他有充足的时间，从事宗教音乐创作，并写下大量优美的器乐曲。王子热爱音乐，也很器重巴赫，无论他到哪里旅行，都喜欢与巴赫同行。

1720 年 7 月，巴赫又一次同王子外出旅行，当他兴冲冲从外地回去见他的爱妻时，不幸的夫人已长眠于青山绿水的荒郊野外。巴赫痛悔莫及，双手拍打着新垒的土坟，一面诅咒这贪吃的土地，一面失声痛哭。爱妻的去世，就像一盏明灯熄灭了；巴赫感到长夜漫漫，没有尽头。他徘徊在星光下，拖着沉痛的脚步，走啊，走啊，怎么也不能消减对妻子的思念。迷茫的夜雾遮蔽了远处的明灯，他只有困惑的目光举向苍穹无边的天空。那些闪闪烁烁的星星，好像大钟小钟的钟摆，滴滴嗒嗒，偶尔划过天庭的流星，在巴赫的幻觉里，就像谁打开沉重的橡木大门所发出的“吱呀”声——噢，钥匙，音乐的钥匙，通向上帝之门的钥匙，巴赫迷迷糊糊地想着。

18 个月后，巴赫又娶安娜·玛格达莲娜·维尔凯为妻。安娜后来生了 13 个子女，其中有 6 个活了下来。尽管如此，她还是抽出时间，向她的丈夫学习弹奏键盘乐器。什么是键盘乐器？钢琴，拨弦古钢琴，击弦古钢琴和管风琴都有键盘，这 4 种带键盘的乐器就叫键盘乐器。安娜聪明活泼，亦善歌唱，像托尔斯泰夫人一样勤奋